

■印象

# 渔村女人

□厉敏

禁渔期一过,渔船都出洋了。码头空荡荡的,比往日冷清了许多。村子里女人们唱了主角(其实,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女人在摆布)。她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,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她们各自刚刚出门的男人,说他们如何会喝酒,如何有力气,又如何的粗野等等,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,又隐约地让人感到藏在她们心头的那一丝眷恋,一丝忧虑。

男人不在的时候,渔村的女人更显出英雄本色。里里外外一把手,什么事都自己担着。照顾公婆,料理孩子,打点家里那一日三餐。亲戚朋友的礼尚往来,送年祭祖做佛事,卖货结账纠会,全凭一人张罗。渔村女人生来的急性子,干活手脚麻利。一屋子的鱼鲜,挑拣、过秤、装箬,全凭着一双手。还要运到集市上去卖,剩下的,劈鲞,腌糟,风干。你看她们拿着剖鱼刀,在石板上刮鱼鳞,刷刷刷,不一会儿就堆起了一座小山。再是剖膛、挖肚、清洗,然后晒在竹棚上,齐崭崭一大片。闲暇时,她们裹着头巾到泥涂里拾泥螺,捉弹涂,或是到礁上凿藤壶,捞淡菜。织网是她们最悠闲的活儿,几个女人坐在一块儿,嬉笑闲聊,手却不曾停着,梭子在网沿上跳跃,一会儿就是一大片。

渔村女人生性直爽,说话像倒豆子,左右四邻全听得见。这里家家户户都熟得很,啥事都瞒不过夜。门总是开着,串门聊天用不着打招呼。家里有什么事,只要招呼一声,立马许多姐妹都聚拢来做帮衬。家里有什么时鲜,也总是端来送去的。家里最热闹的要算来了客人,特别是城里来的亲戚,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都会探头探脑地来看,女人们则拿出她们的看家本领,满桌子摆上城里吃不到的海鲜。临走,还要送上大包小包。村里最热闹的要算看戏。每年村里总要来几个戏班,大家凑钱在村庙里看演出。女人们最喜欢看的是情节曲折的越剧,大团圆的结局总让女人们在流泪之后得到一种满足感。

渔村的女孩是早熟的,除了少数升学的以外,十六七岁的女孩已经有人开始为她们的婚事说合。渔村的女孩确实有点野,她们从小就跟村里的男孩一起在海边嬉戏玩耍,熟得很,所以她们的心中早就有了自己的意中人。对于自己喜欢的男人,她们会利用各种方式大胆示爱,并不像城里的女孩那样忸怩羞涩。也许在海边长大,女孩们对大海并不感到畏惧,嫁给弄潮的好手,她们没有过多的忧虑。也许她们早就认同了命运的安排。

男人们强悍的体魄,古铜色的皮肤,豪爽的个性,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和勇敢,这是女人们所喜欢的。跟这种男人在一起永远有种安全感,同时,在盼望与等待中,见到自己小别如新的男人,总让女人感到一种新鲜和满足感。当然,渔村的女人并不是永远无忧无虑的,她们有着共同的心病,那就是男人出海的日子。她们盼望男人出海,因为出海能为一家人带来丰衣足食,带来幸福和欢笑;他们又担心男人出海,因为大海喜怒无常,每一次远航都是一次生命的探险。男人出海的日子,女人永远都是在梦中。特别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,女人的心总是悬在梦的边缘。她们日日为男人祈祷,祈求上苍能保佑男人平安回来。从此,女人的心也善了,烧香,拜佛,做善事,多积德。生活在她们美好的愿望中延续着。然而,灾难还是在人们不经意中发生了。

没有了男人的女人认定了这是命运对自己的安排。其实,她们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,她们在梦中已无数回地演绎了今天的这个结局。所以,当事实来临时,她们并没有惊慌失措,也没有丧失理智,而是坚强地面对,顽强地操持着一切善后工作。这份顽强和勇毅,只有生活在四面环海的岛屿,经历了大喜大悲的女人才能拥有。当女人擦干了泪水以后,她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之路:将成人的儿子送到船上去,将自己的女儿,许配给渔民。

(作者为浙江省作协会员、舟山市作协理事)

■诗艺

## 诗三首

□储慧

### 朽木是灰烬的另一张脸

无人能及,那只海鸟飞行的速度  
它的动作如此敏捷——如风的手掌  
掠过我们的头顶。太阳缓慢下山

黄昏离地面越来越近,一花朵的抗议  
让人心痛。除了月光  
我们不能在任何地方谈情说爱  
朽木是灰烬的另一张面孔,只有  
买火柴的小女孩是它的主人

北面广场上的音乐再次响起,像十八世纪的马车夫  
到处溜达。而他迟疑的身影永远  
追不上你汹涌的目光

### 有风的日子

有风的日子如蚂蚁爬上圣坛,小心观望  
可怜的耶稣被钉在十架上上面无血丝  
他修长的脚趾上布满了乞丐  
今生的这辈子他注定要成为大众诉苦的对象

誓言被高高挂起,像无数只美丽的花环  
插上了红蜡。时间在信徒的掌心——停  
滞不前  
而喝白酒的唇不再郁郁,寡欢  
可怜的耶稣! 这辈子你的偏激和孤傲  
再也无人能及

### 宁静的下午

宁静的下午是迟到的一小段  
大地已留出凳子与树荫的空白  
有一只梳理羽毛的麻雀  
停在墙头将悦耳的遐想叫成时光

接下来,它又将做些什么  
像葵花一样面朝太阳  
或唱暗淡的歌,或跳喜庆的舞

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 
那安静又该回到何处

呵! 美丽的西班牙女郎——  
来了。阳光里的它不再胆小害怕  
它敢脱掉袜子步入云端和仙女  
一起翩翩起舞

宁静的下午。一只鸟这样想  
我也这样想

■诉说

## 时光小站

□张保华

假如可以,我要在傍晚的薄雾中,沿着横峰司铺废弃的火车站铁轨,一遍遍来回走。把渐远的背影留给幽暗的密林。我可以随意走出年少不羁或者年深沉稳的步子,就像一个玩世不恭的浪子,或者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。如果走得不满意,就回头重来。

多年前,我从山里小镇一脸青涩地走了出来,正是少年的时候,去远方读书,第一次坐上火车。绿皮火车“哐当哐当”,从上饶火车站开出去,不久,就在司铺一停一个多小时。因为旅客太多,我坐的那列车,在尾部临时加挂了一节货车车厢。没有车窗,没有座位,人们从上饶站一窝蜂似的挤上车厢后,就席地而坐。嘈杂、混乱,而后又恢恢、死寂。车厢里大多是类似于我一样的人。一个大人,一挑行李,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少年。我断定我们是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地。我在人群中搜索到一双大眼睛,这是一双明亮而又茫然的眼睛,大概我那时也是带着茫然的眼神的。我和大眼睛对上,就那么一下,我们就避开了对视的目光。我想她和我一样,从对方漠然到注目时一亮的眼光中,读出了同龄人之间相通的心灵语言。直到下车,我们的目光再也没有相碰。命运有时是不可捉摸的,就像两条铁轨在不可预知的某一个地方交叉在一起一样。此后,她竟成了我的同班同学,就坐我前排。我趴在课桌上,目光越过她乌亮的马尾辫,看老师眉飞色舞地朗读者泰戈尔的《吉檀迦利》。

三年时光,我天天看着她晃动的马尾辫,写出故作忧郁的情诗,却从来没有勇气给她看。青春的羞涩和莫名其妙的自尊,在我和她中间竖起了一堵看不见的高墙。毕业时,同学们拿着留言册求同学留言,甚至跑到别班要完全陌生的校友留言。被夸大的离情别绪,就像春天发酵的气息,一夜之间充斥了整个校园。我记得,最后一个给我留言的是她,我们互换留言册,小心翼翼地写下最美的祝福,然后名正言顺地索要照片,端端正正地贴上,就像一个郑重其事的仪式。然后,毕业,走人,我们从这个交叉的点分开,各自回到了来时的轨道。时间的车轮裹挟着风雨雷电,呼啸着过去,我们就这

样,奔赴自己的旅程。三十年很快过去,我和她之间杳无音讯,从同学那里得到的道听途说,终究无法让我完善她的形象。她左右摆动的马尾辫,不知伴着她到达了怎样的远方。

曾经有段时期,我惧怕慢,惧怕虚度。绿皮车临停在司铺,一停又是一个多小时。坐在靠窗的座位上,焦躁、烦闷。时间像一群蚂蚁咬噬着我的耐性。终于等到那辆拉着汽笛轰隆隆而来的快车,于是,我又低头只顾匆匆赶路,忽略了路边的田野树林。我只顾看着自己的脚尖,从一根枕木跨到另一根枕木。我无视迎面而来的人和相向而行的伴。那时候我精力充沛,意气风发,孤僻而又自负。以为世界是我的,我可以改造,也可以毁灭。我在一所乡村中学带着一个班,我的教鞭经常落在一个成绩差,又非常活泼的同学身上。他缩着肩膀,靠在墙角,惊恐地看着我的眼睛,不敢反抗。那时我就像个十足残忍的暴君。时光像一趟永不再回程的旅途,他在我躊躇满志的一段旅程中悄然离去,转眼间已走远,消失得让我忘记了他曾和我一起相伴过一程。当前几年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同学聚会时,我也去了,同学们尊敬我,拉我坐在上席。大家说说笑笑,到了他,那位同学本来是要从上海来的,结果还是没有来,同学们没有对我说不原因。可是,那餐饭我吃得惶惶不安。强装的轻松,和没有底气的笑声,掩饰不住内心的愧疚。

我们在无知的时候犯下的错,会让受到伤害的人用一生的时间去愈合。如果可以重新走一遭,他,还有许许多多我曾经伤害过、怠慢过、无视过的人,我一定会友好相处,真诚对待,我把他们当做最好的旅伴。因为,人生的轨道一刻不停地向前延伸的尽头,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归宿。而在这短暂的旅途中相遇,又是多么的神奇和幸运。我又唱起了朴树的那首《生如夏花》——

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  
我们就这样抱着笑着还流着泪  
我从远方赶来,赴你一面之约  
不虚此行呀,不虚此行呀……